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魚濟堂文集卷六七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録監生臣鄧椿

兼濟堂文集卷六

大學士魏裔介撰

序

鮑讓侯詩集序

嘗讀鮑明遠集而嘆其天才妙絶諸體俱備李杜諸公咸源本其氣局而採掇其芳藻六朝詩人未之能及也以顔延年之騰踔與康樂齊名而猶閒優劣於明遠則

其縕藉宏逺可知近者海内為詩無慮數十百家人人自以為握靈蛇之珠而擅隋侯之璧或曰歴下太倉或曰信陽北地或曰初盛中晚輙以六朝為不足道夫六朝宗漢魏唐人宗六朝者也豈可槩棄之以為高哉鮑子讓侯晦跡錫山讀書有年一旦渡長江過北固經齊魯之墟觀斗柄崆峒之野喟然歎曰壯哉此古人所以賦三都也擬授剞劂而未竟乃出其平日所為心逺堂詩以請正於余余讀之而醉心焉葢其盡洗鉛華獨抒至

性如孟襄陽之澹遠如王摩詰之寂悟如岑嘉州之陡健如劉隨州之悲涼而又如明遠家法諸體俱備也嚴滄浪云詩有妙悟非關理也若讓侯者其從悟後而得之乎悟者之於詩譬如畵龍點睛其餘鱗甲都無用處彼區區有意慕古者其於古人愈遠而愈失之矣

堵乾三詩草序

文不遊不能奇詩不遊亦不能奇何者人雖有思有懷亦必以山水之氣突兀激蕩之而後筆墨間具風雨爭

飛雲霞倏變之態不然坐守窮廬中雖取兩漢六朝三唐詩咿唔摹擬終是優孟衣冠全無生動處若堵子乾三江左俊士也以清白吏子孫幾不能舉火於是渡揚子走歷下登岱嶽過薊邱棲息鄗南館舍晉陽凡古之豪傑既沒而不可作者皆悲歌憑弔感慨徘徊不能去而其嶔崎磊落骯髒不平之氣一一發洩之於詩余嘗與之杯酒夜談叩其所學浩浩乎其不可窮也而於世務民生又皆洞見本末凡所指陳條分縷悉倘馬可待

信乎其為通才而非斆蟲齷齪者之可及矣顧乾三不樂為舉子業惟好讀古人書與古人詩以是去富貴日遠於貧賤日親至於饑寒逆旅終不以彼易此也殆出於性情之所癖乎嗟夫馬周火色鳶肩遇常何而發跡為相胡旦不足於吕文穆公一激之次榜果中首選士貴自奮耳何常之有吾誠不願乾三之以詩人自許亦不願讀乾三之詩者僅目之為詩人而已也天人治安之策上奏金華殿中

當宁鋒車召見曰生安在何相見之晚當必有日矣

刪後詩序

詩以言志葢自唐虞而已然矣而三千篇之詩聖人刪之為三百遂為萬世不易之經宋人云刪後無詩豈真無詩哉漢魏以來其藴藉雋永者不可勝數矣特以無聖人刪之遂不能紹繼風雅爾自古風變為近體而綺麗始不足珍然如唐之李杜明之何李膾炙人口殆非虛也近代歷下竟陵論詩之指各别識者交譏要之温

厚和平此道自在人心學士大夫登高作賦遇物能名其足供輶軒之采者正不乏耳南州景呂丁公夙負異才其於書無所不窺而饜飫漢魏枕籍三唐久困公車遨遊南北凡歷覽山川投分蘭茝寒暑之變態風雨之晦明一切可喜可愕可悲可啼之狀足以發其幽思抒其逸致者無不寓之於詩而其詩遂自足千古其與今之名流如龔芝麓黎左嚴熊雪堂嚴顥亭王貽上施愚山李石臺諸名公碩彥分幟藝苑流譽鷄林真不啻和

壁隋珠矣余林居已久景吕綰綬鹿泉江南鄧元昭庶常走字寄聲曰此文學政事兼優而尤長於什韻者也治鹿泉之初適值旱災催科中行以撫字整頓寓以綏和流亡復業諸務畢舉乃裒集其生平之作問序於余余讀之見其風期遒上意氣溢涌藻思綺合古致雲流自有一種空秀淡翠不可掩抑之色撲人眉宇又何竟陵歷下之拘拘乎夫今之縣令古之諸侯也奢儉貞淫各視其所尚以為趨景吕之詩曰彫殘物力須休養廣

大
皇恩實奉行覲斯聯也所以治其邑者可知矣奉
朝廷德意以與百姓相煦咻即禮樂可興教化可成豈
但燦燦道州如少陵所嘆吟而已哉鹿泉山邑也為秦
晉之要衝有雞伯雩峯諸君子在焉倡予和女匪朝伊
夕落日無王事青山在縣門鞅掌簿書不足以為景呂
難也海內乂安元元被潤澤而大豐美
聖天子方且金聲玉振導揚宣洩叶為歌詩以繼咸英

韶頀之盛景吕之膺徵名而入臺閣應詔陳詩行且有日吾於是集卜之矣

渡江小詠序

詩以道性情而山林人之性情與廊廟人之性情亦微有異如孟浩然孟東野林和靖魏仲先謝四溟徐文長此山林人之性情也而其詩高寄霞表超然物外無一點烟火氣不作富貴紛華態亦其自處者然耳近日河朔山林隱士以詩名者首推申鳧盟鳧盟固余性命友

也聯和諸篇載之集中其没也余為作傳以示不朽世或稱皀盟以為浩然和靖也而皀盟之友秋水趙子亦與余善葢三十年矣岸然自命不事家人生産沈酣李杜枕籍三唐其所作平曠高遠絶去町畦巉峭若不求勝於人者而蕭然冲適自有不可扳躋之處譬如國色天香非以粉黛為工薰襲為妍而珊珊其來遺世獨立矣譬如武陵桃源沿溪踏沙透迤而入忽見水緑霞紅峽口天開别有世界矣生平刻燭拈鬚各體俱備渡江

小詠其一種也價重雞林所至之處人爭倒屣而與筠湄楊老父母相契忘言以風雅日相切劘風氣遒上蓋不必窺全豹而已足見其一斑也秋水將赴晉陽過汾水入雲中陟雁門弔古興懷縱其游履歸而示我其磊落英多又不知其何如也雖然秋水與聞大道從事根本之學得紫陽之意讀其省心吟則知之矣寧第以詩名家而已哉余故樂為序之

陳子遜詩序

夫靡麗之言易工而深靜之致難遇放逸之度多姿而
平直之理多拙文固宜爾詩亦云然昔六朝綺縟專事
華采識者鄙為雕篆唐代清真文質兼茂星羅鱗躍炳
焉煥焉宋人尚理以之為詩拘於墟矣求其兼美無憾
非通才不能也若子遜之詩殆彬彬乎大雅之儔矣子
遜經術士也湛心六藝之囿咀味百家之芳固已窺聖
賢之奥窔而探性命之苞符矣初非專意於聲韻者乃
出其緒餘為之為之而無弗佳其感時憂國則似少陵

也噴薄莽蕩則似青蓮也而其高懷澄徹一物不掛於
胸中則又有韋蘇州之澹遠皮從事之遐曠宋人之沾
沾取青媲白者不足比擬也已豈非有深靜之致而無
平直之拙者乎子遜穆然自命不欲爭名於詞壇其為
善也聊以自怡悅焉而已然不求其工而詩自工無意
於名而名自至海内風雅之士遜心瀕首豈為過歟子
遜生長四明學道有年溟渤萬里瀉其懷抱扶桑千丈
貯其蟠固蛟門虎蹲珠巖日映宜其詩之境界迥異於

世之雕篆者流也子遜學日以邵卽詩日以進今歸而寧親他日取奚囊所得觴我於煙月清流之間則予將青鞵布襪持紫玉桃竹之杖以從

朱公艾越游草序

詩至今日而盛矣然歷下竟陵左右袒者紛紛訖無定論則亦未免寄人籬下而不能自見其性情也大約別才別趣之說固為知言然非多讀書則其識不高而懷不曠識不高懷不曠縱嘔盡滿腔血終是酸餡氣耳余

自歸里以來楗户却掃久不言詩間有好事者載酒問字則隨手批閱未必聞絃賞音也而遠方菰蘆中顧有不我遐棄而負笈下交者嘉善朱子公爻落落不覊生平好讀異書踰江淮渡大河過大陸之野登蕭王之臺而以詩正於余余讀之終篇知其為異人也葢浙之詩派遠不具論近代如陸放翁楊鐵崖徐文長皆神明朗照意境超忽不肯襲人牙後自創一運會自具一骨相者也而世之知之者鮮矣公爻之為詩才高而不露其

才趣澹而並忘其趣幽異之思瑰瑋之語時溢於宫徵格調之外或如商彜周鼎或如山峙水波或如緑窓婉秀或如深山老衲至其忘形骸鄙紛華富貴貧賤不足以縈其志風塵跋涉不足以移其慮所謂詩必窮而後工者耶其繼放翁鐵崖文長而與之並傳也無疑矣公爻善藏其用不輕示人惟姑蘇錢宫聲與之洽余二十年前舊交也試以此質之

陸何異灌餘集序

天下大矣菰蘆之中往往有人而能識者或寡直尋常視之耳古之人或隱於卜肆或隱於牛僧甚而不欲留姓字於人間其意亦可悲矣至於單詞隻義偶爾流傳如鴻雪雲影動有心者之慨慕良深也余向在京師常覽天下風雅之章數十萬言擇其雋永者付之剞劂名溯洄集凡策名通籍者固多裒録其於山林之士尤惓惓留意焉去國以來聲銷響寂焚香静坐不復作唱酬故態而海内詩人猶時有惠我好音者則亦拜而讀之

如陸子何異之灌餘集是也夫其寄託高遠俯視一切五岳隱然在其胷中不欲作人世紙上所已有之語觀其趨向惟有一晉處士彼曹劉沈謝綺靡金粉之習詎足以辱其筆端哉洵可謂高士之詩也已至於詩餘亦復質朴澹宕如虬松古栢黛色參天霜皮溜雨又一奇也余特表其所撰以傳之於世不禁神往於金粟紫雲之間矣

吴星若詩草序

余每讀舊紀如章楓山羅整菴諸先生澹然於富貴功名塲中未嘗不高山仰之是以決意懸車也顧林下必有日課以優游永日辛亥歸來二三年内尚有吟咏自乙丙以來温經而已閲中魏子惟度數以所選補石倉見投其中有吳子炯如一帙清真澹遠不事鉛華自然近於風雅豈濯魄於氷壺而飄飄然遺世獨立者耶夏日酷暑箕踞袒裼忽聞剝啄聲閽者以名紙入則吳子星若也倒屣迎之見其丰姿瀟灑居然南州高士喟然嘆

曰有其人固宜有其詩今天下營營逐逐蝸角蠅頭以爭於名韁利鎖之間者不問山水也不問朋友也又遑問風雅哉吳子星若與魏子惟度足跡半天下所至山川增色往者下帷漆園今又僑居大梁朝夕持三寸不律從事於鉛槧聲律高下取舍筆則筆削則削其意欲使當代之文人不致淹沒而無所表見於後世此必大有所蓄積於胷中非偶然而已也吳子將渡滹沱歷上谷登燕臺過薊丘尋碣石之舊宮弔漸離之遺跡與賢

士大夫倡予和女拈闔分韻賡揚國家典章制作之休美為揚雄班固之賦為馬遷韓愈之文將見上林三都諸作不足耑美於前而海内知吳子者於山林清曠之外快覩其壯偉宏麗之章也已

嶼舫友人贈答詩序

憶甲午乙未之間值

世祖皇帝褒重儒術每以詩賦考校詞林大獮南苑

命諸侍從之臣分題賦詩於時諵劣如介亦得頌揚盛

美載諸歌咏又命序述楞嚴等經付之梨棗頒布梵宮迄今追述惘若隔世事也昔宋蘇軾為翰林學士常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太皇太后語之曰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介受

先皇帝之恩亦以文章見知久任御史大夫中遭讒謗離焰眷注始終不衰其學不如軾而其遇則過之自鼎湖升遐以來痛慕無窮爰作輓章此後鮮復屬草蓋感

先帝之殊遇切攀髯泣弓之思無唱嘆淫佚之意也乃十年以來友人贈答多清揚邂逅之什木桃瓊玖之章存之巾箱罔敢遺棄因彙而附於已集之末俾好事者讀之謂當吾世而知我者尚有其人無虞翻青蠅之嘆趙岐圓石之悲其亦流連而不能去乎故詳其里籍列其姓氏彬彬大雅其致一也

車中吟序

丙午之秋請告旋里夜值大雨及晨而晴脂我征車戒

我行李殘雲歸岫溪水新添玉竿綺筵掩映招提古寺
金尊檀板徘徊梓澤名園一水北逶遠出渾源之州千
丈橋橫高勝灞陵之岸驪駒既唱愁聞班馬嘶風楊柳
猶青又見渭城度曲綠波碧色望南浦而心傷楓葉蘆
花夢梁州而腸斷既而星軺遄發好友竚立於河干玉
勒爰馳佳客凝眸於道左彼其之子歌清揚邂逅之章
君子如何賦天末涼風之句若乃版泉既涉臨易水之
蕭蕭恒嶽惟巖過鄗南之蕩蕩喜人民尚在城郭依然

嗟鬢髮將衰鄉音無改託諸吟諷雖無謝朓驚人敬玆維桑不忘萬石數馬奈王程之已迫知壆突之難黔掇其爨下餘音留爲車中碎語

靈石吟序

槐水之上有古鄗城其南七里官路砥平巨石四段截然分形耳目具備頭顱崢嶸血痕尚在肢體不明長楊古道遺廟欹傾贔屭剝落狐兎縱横山僧告余曰此漢光武所斬石人也相傳光武倉皇迷路二人偶語詢之

不應遂立斬之余唯唯俯視訝其狀貌之異而憫其官骸之缺不覺喟然發嘆曰嗟乎石人爾胡為乎來哉石而為人事之變也宜正兩觀之誅人復為石理之常也乃復五行之故昔有文人褚宦曾作靈石之賦旣膾炙於當年維余二三友昆皆有石人之說亦推敲於今日或持儒者之論謂理之所必無或沿符讖之文謂事之所必有夫飛將射虎飲羽而傳少婦懷春登山而化若此纍然大物重過千鈞非鬼輸神運不能

雕琢其形容豈斷梗枯蓬所可彷彿其體勢若謂事之所必有則雲根斲斷未聞謦咳之音鏜鞳聲鴻非出翁仲之口若謂理之所必無則魚白烏赤何以著於蒼姬嫗哭雲居何以紀於炎漢意者山魈野魅數盡鎖鋤之鋒抑金盌玉衣幻作黎丘之狀如是則捐軀陌路碧血嬈萇弘之忠殉命黄沙浣衣同嵇紹之意晨征暮宿常來馬首之沈思奇話新聞永作齊諧之疑案爾

雪後吟序

丙午九月余以請告歸里菊英方吐楓葉滿山雁嗈嗈而南游草濛濛其欲萎惟是雕輪初解勞塵未息親友沓至飲食若流雖情話可懷而意興未恬也既而登壠攀栢泫然流涕懷風木之悲抱馬鬛之痛生前華屋零落山阿賢愚同悲埋玉黃土百年限至誰能免此於是攜諸昆弟辨若涵一等曁老友李蕡之過城南臨泜水登高阜望堯峯萬點蒼翠度斜日而飛來一瀉平原屯

白雲而不去況水淹孤村時有漁歌畫艇煙環野寺忽聞衲子梵聲趺坐清心萬慮俱泯於十月二十六日大雨霢霂變而為雪瓊瑤亂墜珠玉齊飄竹幹冷而裝綿桐梗枯而添絮紅蕚已斂乃見蒲地楊花白皃久沈又疑半床明月詰朝旭日霞彩澄開屏翳景奔樹杪不動脂我小車策我良驥而對高城布席槐浦坐列無序笙簧閧如攢尊不具殽菜而已新釀初熟甘茗在握平頭滿酌飲至三觴李子喟然嘆曰對高人遇美景闕所未

聞雖一時之樂事其百年之佳話也乎余厭覩牛山之淚快詠北風之詩聞李子之言始愀然既而怡然也乃為序而繼之以詩

辨若弟泛舟吟序

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舉座訝其清絶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識者矜其慧想昔人謂詩有别才别解豈盡無見正以鏡花水月超然聲色耳余弟辨若自垂髫能為詩今三十餘年矣刻燭拈鬚語必驚人若南遊西

遊諸草高者若層巒聳翠深者如幽壑千尋秀者如芙蕖映水銛者如干將出匣於是海内風雅之士羣奉之為吟壇詩伯若泗上諸侯乞盟齊晉也秋余歸里中親友沓至唱噱不已幾為平地醉鄉然猶不廢嘯歌於是有張村泛舟之役得詩八章辨若從而和之毎讀一章則擲地作金石聲敦與之東嵦嵘之北山川變色草木拱伏會余復將北發辨若諸弟姪十餘人觴余於滙景園中余謂今日之會不必引商刻羽吹笙鼓簧也雪滿

羣山月明千里高吟佳句五斗不足為多矣時客有在座者曰余不能詩而能飲且好讀辨若之詩余曰汝能讀辨若之詩則不可不與飲遂逌然而笑即書以為泛舟吟序

嶼舫近草序

人莫不有所好也而或者好為詩豈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歟自晉唐以來好之者尤衆如陶淵明杜子美李太白白樂天蘇子瞻陸放翁無歲不作無月不作甚或

無日不作近日李空同王弇州卷帙重大幾至汗牛非心誠好之而如是乎若余於詩非篤好之者而亦時有作前此嶼舫數卷業出而問世矣庚戌罷作辛亥壬子復稍稍為之然前此猶在東華十丈塵道上既而在青門車馬圖中未幾又在水光林影丹碧叢矣是皆不能無作如蟲之咏也如籟之鳴也如花之開謝而水之行止也以悅吾心以寄吾況以荅吾友生以紀吾時序若其有合於古人與否則不敢知聊鐫之以遺世之好為

之者

泛舟吟序

余志癖烟霞性躭山水寄跡金馬每懷蓬戶之思高議巖廊不廢嘯歌之事一編窓下原無俗士白丁三徑竹間時有文人墨客脫粟布被恥效公孫甕牖繩樞雅懷原憲昔讀書於柳庄樸社今醉心於霧岫沵千乃因有事隴卯遂爾策馬原野羣峯吐秀衆壑噴奇烟火萬家既屏障乎西北平崗環布復逶迤於東南山隱隱兮若

斷而若連水涓涓兮如衣而如帶稽之山海經圖則曰彭水詢諸土人聚落爰號張村於是彙其支流稍加濬導山無巫峽豈曰灩澦之堆江非漢濱𣻢若彭蠡之澤乃合羊裘之友朋聚惠連之兄弟龍文千里玉樹紛披方之舟之載游載泳笳吹疊奏橈楫交加時則上天同雲雨雪連日風起水湧濤捲雲飛畫艇逆咽於滄波忽旋忽進蘭槳斜控於蘆岸若失若驚桂醑平斟兕觥競進洞簫聲斷佐以鼉鼓之音檀板敲殘雜以楓林之響

鰱魚白毴味若松鱸之腴萊菔紫甜香勝蓴羮之菜不覺眼花落於井中布颿如出天上矣或謂續跡輞川之景或謂追踪赤壁之遊薄金谷之美人銷情粉黛彷蘭亭之雅事寄志篇什倡予和汝爰賦八章枕石漱流確有盟言紅蓼白蘋永為佳話

披雲居偶吟初集序

長安俗塵膠擾伲伲如轅下駒朱顏已淄而白日難返消索之餘漸成枯槁久矣羅文之埋瞖而管城子之告

老也况聲律一道關係性情所謂樂之苗裔非含英咀華逸思超羣豈易窺其堂奥與漢魏質樸近古唐人以詩取士若李杜王孟沈宋高岑諸公風騷飈起膾炙人口皆以不羈之才終身揣摩故遺響流徽陶鑄千載今沾沾動喙摹擬皦迹取青媲白標之曰詩真醯雞見哉雖然學邯鄲者失其故步而下里之曲取悦郢中詩豈必工而後作耶况乎窮達有命幻化推遷偶有所誌展卷憫然或亦可藉以自考也余故取蛛網之餘及近日

偶成者彙而悉付剞劂焉昔人曰候時之蟲自鳴自已何與人事余於此殆亦有無窮之感也歟

删補高士傳序

仕隱不可以分也古之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逢纍而行焉有豐草長林終於逃人絶世者哉易於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志於漸之六二則曰鴻漸於磐飲食衎衎聖人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其在斯乎皇甫謐述八代以來自堯至魏九十餘人作高士傳似有

偏於隱之意然謚曾向武帝借書而其弟子摯虞張軌等皆為晋名臣則意其人脩然自遠非痼疾煙霞膏肓泉石者也歷代廟廊之上莫不束帛戔戔騰書巖谷延訪嘉遯之士博求屠釣之倫非獨景慕逸軌亦以激貪厲競也由是觀之高士襟期豈易量哉余幼從先君于讀書别墅水光林影顧而樂之悠然會心嗒焉終日自省闈鞅掌兹事惘然若隔惟床頭高士傳一卷未嘗去手間中刪補以自怡悦友人請付之梓意者觀古人之

用心以自審其所處兼濟獨善時之適也勿徒詡詡自矜效彼狂黠曰異乎三子者之撰而公輔三事不忘嘉遯者之有人也則相成之美余進而歌白駒之章

漪園近詩序

近時燕趙間多詩人其在邢洺之間者楊猶龍申凫盟殷伯岩為最著數年來余復得茗柯周子周子為人蕭然澹遠其所處最為困約而一觴一咏陶陶兀兀蓋古之所謂達者歟徃歲踏雨搖青菓添燈留故人之句一

時長安識者咸願識面卜鄰既而下第歸里其學益進其詩亦益曠今春李又吉來寄余一帙讀之溫潤清脫唐人中項斯馬戴可以伯仲其與猶龍諸君並雄長藝苑可也嗟乎余少有馬少游之志常欲跨蹇叢臺漳水間與諸君子讀書飲酒以畢餘年不意仕宦遂膺重荷然此志終弗敢忘若柯與余廬舍咫尺相依他日篝燈夜話以商其生平之所得者又不止於詩之一端而已也

程伯權遺詩序

程伯權者深州名士也余初不識其人戊寅夏游郡之講院與深士謝鼎儒善每揮麈酬歌閒其清句出塵洒然異之詢誰氏作則曰友人程伯權也伯權年弱冠不拘禮法嘗有嵇中散散髮岩阿之志其於聲律一道上下百代靡不博綜然性情所近在陶靖節韋蘇州間後數月以試赴平干始晤伯權於姚氏西園恨相見之晚出雪藁為余讀之一字一擊節嘆其為風騷遺響也無

何羽檄告警匆匆別去十一月深與栢邑皆罹兵余艱難百死始獲一生既而詢於深之知伯權者則伯權死矣嗟乎天之生才士也何為也哉數千萬人而不一生數十年而不一生幸而生焉固宜培植之愛護之若隊章之淩於霄漢天球之貢於明堂乃摧折零落若是其易者何也伯權昔謂予曰余骨相陋恐不能久於世又其詩云緋衣數召文人少何用多修白玉樓將無以其言為讖云余嘗讀蟣蝨集而深幸盧次楩之為王元美

知也知伯權者誰哉故錄其遺詩數首存之筒中以誌鍾期之感

續補高士傳序

余既刪補高士傳復續補之者何皇甫先生撰輯高士至漢末魏初焦先而止晉以後未之有也後人豈無有續之者顧多缺畧弗傳陳眉公逸民史所收廣矣擇焉不精識者議其濫余考歷代之史自晉迄明得四十五人其崇蹈遐軌深心遠致足以激厲末流抑止貪競若

夫假名山皐攖情好爵如种放屢至闕下盧藏用捷逕終南之類槩弗録焉嗟乎世之豔心名利久矣抗塵容走俗狀拜謁於七貴五侯之門求望其顔色不可得而肥遯之彦獨棄之如遺雖槁木瓠落未必有濟於用然托志松石忘機麋鹿其澹泊無求有足多者裨益於世顧可少哉歷代帝王咸重山林隱逸之選良有以也由是觀之士之未得志於時者夫亦可以樂道忘勢自愛其鼎而不必人莫已知之為患矣

荊園小語序

申鳧盟困守菰蘆中至長安與余晤復與楊猶龍魏環極諸子游無脛而走不翼而飛詩名遂噪海內一日過百泉之上謁孫鍾元先生先生告之曰以子之才胡不濂洛關閩而弟浣花叟之尚也申子瞿然曰濂洛關閩與浣花而有二也乎余既服鳧盟所見之高而因嘆古之真詩人未有不見道真見道未有不能詩者姬公勿論已如淵明之詩敻絕六朝非見道而能之乎考亭推

服陳伯玉杜少陵其所自為古詩可以駕蘇李而上之世徒誦其天光雲影等句是何異坐井觀天也皃盟既以詩鳴矣又著荆園小語致於余曰吾守先人教將以誡諸弟也夫才士每以跅䟎泛駕而皃盟語按轡就閑浣花也而濂洛之洵如鍾元先生之言矣謂此語為申子見道之作可也

耕餘襍語序

讀書至樂也耕而讀則尤樂余葢嘗稔其味焉憶辛巳

壬午讀書城南别墅闢耕樓上每日暮色暝登臺舒嘯西山紫翠萬狀墟里煙火相接塍畦之間時見二三野老往來不知何者是羲皇世界迄今入仕十七年矣山中之樓尚在也山間之田尚在也樓鎖空棟田横山脊唯有白雲青霞栖息高簷長鬚赤脚雨後一犂而主人翁汩汩於馬頭塵騎隙影中鶴怨猿驚北山文可畏哉偶讀寧陽張攀龍耕餘襍語羡其既仕也而得耕耕也而得讀讀也而能識之可不謂賢乎録其十中之一有

如五侯之鯖於口明珠之粲於目也余將攜此一卷於樵牧間與海鷗狎處余殆將隱矣

好善編身世言序

成我存獨立之士也寓長安旅邸湫隘不堪而日手一編陶咏自樂所著書有成子辭書及率菴詩集皆非今人語也好善一編尤精微潔淨直可羽翼經傳身世言體大思深又有裨於學問而不可闕者其友人嘗稱之曰類常帶墨而口不掛金似也然而成子窮而著書其

書後世必有述之者過於子雲潛夫遠矣豈止輕富貴而樂文藝哉

為善求子要覧序

善之一字本於天降於人乃聖賢之階梯進修之總會易繫辭云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擴之至於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唯一善之所積累而已世人不識命字專謂氣數為命不知天命人以氣即命人以理理為主而氣自隨之原不分先後專言氣而

不言理此世人所以惑於支干之說以為氣數一定而不知窮理以盡道也故惠廸吉從逆凶帝王首言之袁了凡少不究心於經傳晚乃得之於雲谷何其見之遲哉楊子體乾欲刻為善求子要覽問序於余余嘉其意將由善而求進於無窮也元吉无咎利有攸往豈但求子之助已乎即此一念引而伸之自求多福不可量矣若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則又與善相忘其量愈大矣請以質之他日

動忍齋小言序

余晤承之武子於嬾齋見其龎眉道貌以為煙霞痼疾者耳既而得讀承之詩又觀承之小品雜言廼知其於世事了然無碍而意思深沈又若有荆卿梁鴻之志憤欝於中者特善於自晦而未見之用世亦無由知昔漢文帝謂李廣曰惜哉子不遇時若遇高帝萬戶侯豈足道哉余於承之蓋不能無感也承之事親至孝又能闡明鄒漸齋先生遺書廣布於世人品學問於此見其大

端殆未可以烟霞痼疾者目之也承之蔚州人為吾宗環極老友以道義相勉來京師不數日輒告去曰吾與飛狐山下耕者有約何敢違環極亦不敢固留也其大致如此

李義山無題詩新註序

唐人詩若李杜二大家如軍中之有李郭豈尋常偏裨可擬尚哉元和而後得騷人之深者莫過李義山余嘗嘆服其絶句之妙以為有獨至之識而緼藉宏深江寧

供奉未能過也修齡吳子自為詩既奇變幽細而於唐人中尤酷愛李義山嘗註義山無題詩慨然曰義山抱用世之才適際唐運之衰非牢相援引則無由進而令狐氏齪齪自私無開誠布公之見此明珠之所以汨而江蘺之所以詠也世槩以艷詩目之不探厥本指謬哉余讀唐詩既悲義山之不遇復悲世無能讀義山之詩者修齡能讀之匪惟讀之且能知之是義山不死而騷人之學將復見於世也余固樂為序而傳之以救夫世

之習於艷而忘返者

南和吟序

余久辭白社厠迹黄扉茇陰玉堦之磚待漏霜寒之夜每愧補衮無能折足莫救五言七絶幾為谷音拈鬚刻燭頓成往事追憶甲午乙未之間嘯白雲咏仙跡海内同人慕義聞聲負笈重趼唱和成帙惘然若隔世事矣近惟輓楊方伯十二章膾炙人口或謂楚騷山鬼或謂廻錦離絃不止天末涼風之句殘燈無焰之篇也請告

歸來日登丘壠松楸鬱然攀泣而已茗柯周子將刻南和縣誌乃以邑中十二景詩見屬且先惠諸篇琳瑯珠玉續貂殊難然余素仰止文貞高咏梅賦對景懷人依稀在目遂援筆立和如韵庶附驥尾而名彰不知江郎之才盡也

喬文衣詩序

喬子十餘年來詩道日進聲譽藉藉公卿間爭折節交之恐後喬子何以遂能詣至此哉吾聞詩有別才別解

不盡關於學與理大端在能悟耳太史公游天下名山大川故其文疎宕有奇氣名山大川何與文事而文以進則太史公之善悟也詩與文蓋非有二矣自喪亂既平喬子薄於邨歷四明再歷蓬萊凡波濤洶湧山林窅㝠人世駭奇之狀盡收吟槖而又有迂怪之士恢譎之書擴其見聞所未及喬子夙受庭訓有所大悟於中無不鎔鑄而裁正之宜其胸之浩浩落落發為歌咏點塵不滓也入長安以後潦倒況瘁亦絕無齟齬之態每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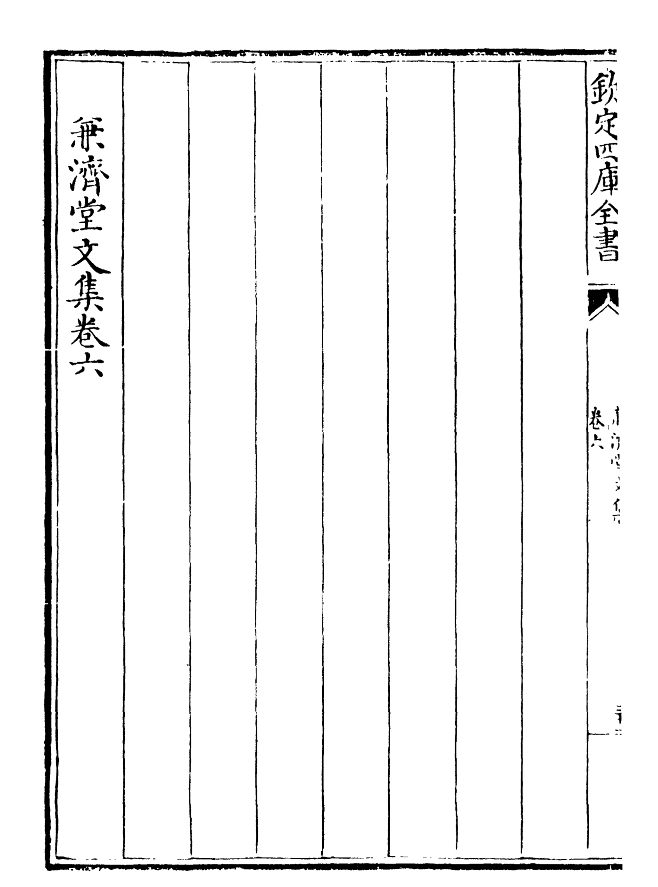
篇出蒼蒼涼涼爽秀撲人眉宇嗟乎余與猶龍氏言詩久矣得喬子乃益張吾軍海内之習聲律者莫不思一見喬子之為快豈無所悟於道而能然與故吾嘗謂喬子之遇似岑參而詩如賈島

羅子地理管見序

易曰俯以察於地理此地理之説也地理對天文而言猶之乎陰以配陽母以配父合則雙美離則相傷不相舛耳古伏羲生而知之其後聖人迭興莫不洞然黄帝

分九州堯廵五岳周公營洛孔子墓泗水上朱紫陽詳論天下稱冀州大風水詎謂此非儒者事而忽之哉余素不讀青烏之書己丑先考妣見背乃得地理四書讀之其第一書郭景純葬經古本也觀玩月餘有得於中大約即河圖洛書之意而歸重於乘生氣一語顧佳地不易得地師不易遇應受佳地之人亦不易許此三者所以難相值也羅世兄自西江來其學本於吾師羅先生乃孔孟程朱之正傳以其緒餘學及於此註解大意

精邃深奥舉景純之妙義闡發已無剩藴而又得其象外之訣教外之傳著為俯察一賦勿論指示天機老婆心切即其文辭聲韻駢麗精工操觚染翰之士亦可飽其枵腹而嘗琅玕之液金鼎之膏矣有志地理者孰讀而精味之察地之理以察心之理察心之理以察天之理此仰觀俯察下學上達契合於一而豈但造福於世為仁人孝子所必資哉



兼濟堂文集卷六

兼濟堂文集卷七

大學士魏裔介撰

序

衛紫嵐先生奏疏序

嗚呼壬午癸未之間天下之亂極矣非經濟鴻才孰與拯溺亨屯乎有其才而不盡其用使後人欷嘘於邑而不能已則亦運數為之而莫可如何者也余於紫嵐公

祖夫子之奏稿不能不三致嘆云崇禎十四年夫子以
推官考選召對謂平流寇為足國第一義真第一義也
追廵按真定等處其視國如家視民如子每一起草聲
淚俱下讀至夜有鬼哭晝無人行之語鼂夷中之詩鄭
監門之圖不足云矣而其大者在以無逸是圖進君德
以用賢養民規輔臣若夫糾劾悍帥控制驕兵痛陳俵
馬津米之害皆關彼時政務之大倘盡用其言可以轉
危為安起亡為存而揆席無人但以不痛不痒之局了

之庸人誤國夫子且奈之何哉今其稿見在載之國史則救時之碩畫也留之邑誌則仁人之利溥也載之家乘則訏謨之法言也字字從忠孝血性中流出不襲古人紙上陳言夫子之遺稿在即夫子之氣塞宇宙而志貫金石矣余為諸生時受知於夫子蓋嘗倒屣命坐論文談心期以遠大之器壬午歲僥倖賢書夫子聞之喜倍於常握手慇慇勉以進取救時其後鼎革滄桑音問杳然廹禹濤老父母下車新樂乃得讀夫子之遺稿雖

惘然隔世事又赫赫若目前也禹濤父母清操慈惠雷封有水鏡之頌箕裘克紹治爲畿輔最行且繡衣持斧亢宗象賢奉此稿爲指南不必復問賈長沙陸敬輿於枯竹間也而此稿澤被趙魏又當人奉一編以爲勿剪勿伐之甘棠辦香尸祝與恒嶽同其高滹水同其永也已

都諫朱蒿菴疏稿序

古者言無所諱三公九卿大夫以至中下士皆得進言

則皆言官也然周禮保氏掌諫其責亦有專司而秦漢以來為尤著

本朝混一海內監元之失準明之制尤重諫官凡選取進退皆出於

上以故昌言盈庭而蒿菴朱都諫以篤棐之心抒謇諤之言所條上皆關民生吏治綱紀風俗之大不止一時補苴已也已亥之秋海寇彼猖都諫念桑梓凋殘上疏言利害及漕撫督撫諸臣付考功議以註誤遠謫於閩

既數月而都諫南征以疏稿示余曰風雨露雷莫非至教升沈遠近皆天恩也且余既忝持槖簪筆依光日月有年矣雖遠去安敢自同於牛醫夏畦之列乎余曰焚草之事古人載之於書而或者以為不然今都諫仕於魏闕則直言若矢謫於江湖則每飯不忘存斯草也一以表朝廷之優容納諫一以識臣子之篤棐不忘顧可少哉夫漢上游女之篇懼皓露奪蘭秀之色邯鄲才人之什歎玉階辭朝雲之沒古之君子皆以風雅行其經

濟故可以為天子之近臣今之人何獨不然都諫在諫院為直臣在藝苑則大雅也方今

皇路蕩平禮樂漸復非直節雅望吾誰與從然則當宁特徵起田間而畀以大任王魏韓范之業必再見於他日余於斯草覘之矣

都諫柯岸初疏草序

都諫柯岸初先生迴翔禁掖歷兩朝著直節今年之夏請假休沐廼録其奏疏凡若干篇而屬余為之序曰舜

典所謂出納皋陶謨所謂賛襄皆以其言而已不聞其以文也自秦漢以下賈長沙劉中壘敷陳指切累千百言為當代之冠賈以文勝而劉以質勝文者援引古昔揣度時事其議論足以定命其藻采足以華國質者直而不流正而不肆有欵婉而非將順有誠摯而無婞阿二者不同彼其心皆足以自信而以信乎君國之際故進言之道甚難余嘗謂若長沙中壘者可取其心以為法焉初都諫釋褐為棗陽令以治行異等擢居諫垣先

後嘗八年所矣以今讀所上奏議其大都長沙中壘之心也歟葢都諫於民情吏事旣諳熟服官之日一旦得所發舒首論吏治之蠹獘若頓五指而張之盡切當時之疾又壹意務遵職掌其在禮戶兩垣也凡正文體戒囂風覈漕兌清輸役所以嘉惠士民者無算而其有所抨擊也不爲循聲逐影之談當

世祖勵精圖治弘開言路所入輒俞即時有詰問終然渙釋都諫固有以自信於心者矣迄

今上聖化維新尤得多所論列其首陳六部變通之宜鑿鑿可見施行而既為兵都垣也請定武選之規請裕綏遠之計至言新令以春秋論取士宜四傳並重不得耑任一家致滋穿鑿此誠足為筆削功臣非曲學阿世之比其心固在於此而尤為不茍也余進者待罪掖垣以疎戇故未甘隱默固不敢望都諫之後塵然竊自幸有以知其心之所存即今都諫暫旋里門寶啬精神以需大用其後設施豈僅僅止於此者顧遭逢

聖世與長沙中壘文質相上下而能得其心足信夫天
下後世者已槩於是矣

都諫袁六完疏稿序

人臣食天家之禄得以明其志而伸其所學者莫如言
官然亦莫難於言官益上則損下便私則妨公議因則
貽議於骫骳議革則掣肘於更張主斷則怨讟煩興施
惠則沽釣橫被且和平既等於沃石抗直又類於攖鱗
甚矣諫臣之難其職也余在垣省日目之所見鬱勃於

中時進一得之愚雖多荷
朝廷之採納而返之於中無日不切飲冰之懼以是深
知此官之難也六完袁公歷官都諫敢言人所不敢言
朝封章而夕報可由其所言者洞達時務指陳情事悉
協緩急之宜卒之政行而民便民便而國享其功以故
一時臺諫莫不奉為典型凡有大事造膝恐後曰袁公
議論雖馬周陸贄不過也余與公之弟同舉於南宮同
官最久因得與公交交二十年矣飲醇自醉汪汪千頃

而英敏廉幹遇事輒究其縕發為言論雖數千里外了如指掌真有用之奇才哉今已晉陟京卿出其奏草付之剞劂問序於余余謂公之第以刑垣為大司空中丞駐節滇南威惠翔洽屹然西南保障公亦以刑垣膺顯擢豈非二難傑出人間盛事乎他日同秉國鈞盡攄其致君澤民之偉抱則一編者可以備國史之修大政之考豈獨載之家乘藏之名山耶

吳玉騧疏稿序

江淮之間神臯奥區往往篤生名世奇碩逺不具論以余耳目之所覩記葢有十餘人焉姓氏聞於海宇訏謨著於汗青即燕許韓范之流未足多遜而余尤醉心者同年吳子玉駒也玉駒以壬午鄉薦文心之妙雕龍繡虎價重雞林凡𧗿操觚之彦莫不孰誦以為功名梯階癸未既捷遭時多難隱伏山中及我

皇家張八紘以網羅欲使蚌無遺珠璞無匿玉乃用督撫之薦徵召至京試之密勿之地滿漢侍從之臣服其

綜博咸稱之曰能既乃授以諫議之職敷奏剴切條對詳明皆有關於生民疾苦天下大務如錢糧宜歸畫一一疏則雜泒省而夙弊清政治最重守令一疏則體統肅而職掌覈督撫本章冗繁一疏則虛文去而實效彰其他中肯綮而釐奸竇者又不可更僕數也嗚呼山有猛獸藜藿不採國有諫臣膏澤沛布古人所以重此官者非謂其操得言之權為人所畏讋正以救時行道攄其生平之所素蘊耳今玉騶生平之所蘊攄矣

天子亦既改容而聽之矣暫歸林下益觀古大臣之所以用心與其所以匡時弼主之道而沈潛高明以自養譬如千章之木廊廟資為棟樑萬斛之舟風濤失其險阻然則初為名進士繼為名諫議終且進於古大臣之列也余故讀其奏疏而擊節嘆賞不置為弁言以誌其端

都諫許傳巖疏草序

古來文章之大者必以奏疏為重謂其有關於天下之

安危民生之治亂而非詞賦之雜於駢麗議論之託於空言也然非有濟世之才與救世之識則其所言者必瑣屑茍且而無關於當世之務有其才與識矣而意見不化偏私未除則其所言者或至於憤爭矯飾而開斯世以黨同伐異之端此易所以稱同人於野之亨而昔人謂諫官與宰相等誠重之也傅巖許子昔過槐水與僕有下榻之歡時丁離亂酒酣談天下事慷慨悲歌繼之以泣蓋抱其才與識而不得試者有年矣既而位陟

諫垣夙夜匪懈乃得盡抒其生平之所欲言大者在進丹扆以執極之道而吏治民生河防兵政莫不敷陳剴切足以振蠱起獘若夫正色糾劾無所回護其餘事耳所謂關於天下安危民生治亂而為文章之大者也昔晁賈擅美於漢宣公隆譽於唐眉山空同之流聯鑣並駕傳嚴方之詎不異世同揆者歟雖然臣子所以諫行言聽澤被蒼生而名流奕葉者以聖明之君在上斯得以殫其嘉謨嘉猷也倘遇忌諱之朝一鳴輒斥雖有鳳

味豸角亦安所措哉故吾讀是集而嘆
天子之能用言圖治且重許子之可以為
天子大臣也故不揣其鄙陋而為之序

都諫嚴顥亭疏稿序

國家利病生民疾苦在乎補偏救弊然能行之者唯宰
相能言之者唯諫官宰相職在密勿難於面折廷諍諫
官職專論思無權勢之嫌得以孤行其意木從繩則正
后從諫則聖諫官之關係天下也久矣其任既重則取

材必精其道既閎則著議更偉是以自古顯當世垂竹帛者往往出於諫官如劉子正魏鄭公司馬君實范希文指固不勝屈也

皇朝稽古定制臺省並設二十年來梧掖之中標鴻樹駿耿耿不磨者踵接肩並顯亭嚴都諫其尤著者也嚴為浙西望族代有達人顯亭蚤歲成進士受

世祖皇帝特達之知自詞林轉掖垣非抑之也時方開創必得熟諳古今之英傑然後可以黼黻

皇猷顥亭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亦既見之施行著為大
政而其不負
當宁之寵眷盖不負生平之所學耳兹蒙超擢候陛乃
彙輯疏稿問序於余余讀其督撫請告甄別考語察典
澄源諸疏皆國家大計鑿鑿碩畫誠
丹楓之柱石諫院之師表哉然顥亭多識典故論說侃
侃足以動
聖主轉圜之聽而鼓朝陽鳳鳴之氣此為海内所共聞

見若其學達天人無所不窺器識淵邃好善不倦不可以一端測不可以常家名則今日諫議之嘉言即他日宰輔之先資也詎不樂於娓娓述之

宮定菴奏疏序

昔在唐虞夏商君臣皆面相誥誡勤勤懇懇見於詩書者可考而知也故不事奏疏之繁自周秦以來乃漸見於傳記如左國所載文義蔚然典則而事理亦燦然明備其有裨於治道多矣乃世之言奏疏者莫不歸美於

兩漢則亦非通論也兩漢之後若唐之陸宣公李鄴侯宋之韓魏公司馬温公其敷陳關合君德揆度洞中機宜亦何遜於兩漢哉彼其學誠有所本而識議有以大過乎人也定菴宮子庚戌以第一人魁南宮癸丑選入庶常其館試諸作固足以冠冕海内文章之士矣既而授為侍御冠悳文衣繡衣正色立朝言論風采無所屈撓天下想望之未幾以糧運關乎軍需借才籓於中州而定菴戀主懷闕之思則未嘗一刻忘也其奏疏具

在如止開礦酌題補責成河工酌議開復疏理海口雖未罄其底縕然已見其明義利之辨抱生民之憂而具古大臣之梗槩矣使盡出其所學崇論偉議又寧可測耶方今海内未靖

聖主立賢無方需才甚殷試之内復試之外烏知大造之陶鑄不欲使之為承天之柱立極之鰲乎定菴其益勵所學蓄其識議之本他日宣室夜半前席都俞吁咈

賡揚

帝德以此奏疏為權輿矣

蔡魁吾先生督漕奏議二集序

自漢以後歲漕關東之粟以給京師迄於唐宋元明莫不以為大務蓋民以食為天政以足食為首苟食足而民富以戰則取以守則固以閒暇無事則足以興禮樂而致太平何施而不可故司農者國之大本督漕者國之大用也我

國家定鼎於燕輓漕因前代之制而加詳焉命大臣開

府駐節淮揚七省舳艫雲集鱗次任至重也顧漕之弊叢積蠹久糾纒紛紜而難治大約各省糧道與在京坐糧廳及諸胥吏斗役市儈為雀鼠長子孫於其中清釐之則以為多事因而飽其膏腴則曰是庸庸之福其弁丁困苦捐瘠以至於破田産鬻妻子徵發期會遍於親黨敲朴逃亡呼天搶地弗問也漕事之壞極矣三韓蔡公始膺
特簡來督玆任舉從前牢不可破之習一旦釐然大變

之凡舟楫之利槪量之準本折之宜以及官役額料之增減輕賫贈耗行月之徵解存給一一酌以精心靡不允當東南之民力用是得蘇而國儲亦因之無缺無何公以勤勞致疾告歸休沐而海氛不靖漕政遂弛世祖章皇帝睠焉有南顧憂乃詔復起公與情懽呼甚於借寇顧公之再蒞任也所居之地同而所處之勢異所處之勢既異而所行之事亦遂不同昔也以漕之弊在於漕則專於漕治之而漕之弊已去繼也以漕之弊

在於生民耗斁則不專於漕治之而漕之利乃興公於是多方補救籌海防河請蠲議賑凡所以恤軍裕民者嘔盡心血而勞來安集之餘始獲飛芻輓粟之舊其一切措置較初政為詳爰輯奏議刋成二集今讀其入告諸疏指陳便宜申明職掌縷析條分洞如觀火雖山公啓事房魏奏牘不是過也讀其制閫文移商畧形勢委曲周詳洋洋灑灑和衷可挹雖韓魏公范文正之互論西事不是過也讀其碑記之附見者惻然深思悠然遐

矚其格神之誠寄懷之曠雖昌黎之南海廟碑歐陽之偃虹亭記不是過也葢其經天緯地蓄霆洩雨無非出於忠貞之志夙夜之懷而成之者於以興利去獘雖百世奉為成規可矣予於退食之暇從公遊見公蕭然於清泉白石間左琴右書怡愉自得有安石東山之致未嘗不嘆公寄懷之遠讀撫漕奏議又何其勤勤懇懇無不詳盡也豈非神明洞徹躬勤政務而具經綸之偉畧者乎蘇老泉常稱張益州曰天下有大事公可屬若公

者今之益州也

聖天子方厲精圖治所需於佐理者誠殷一旦側席求舊皐夔旦奭之輩余於公有厚望焉兹集也特管窺豹文之一斑也云爾

李繩武制府奏議序

天將佑國家昌大之運則必篤生魁碩楨幹之臣以經理其封疆而綏乂其人民粤稽歷代莫不皆然而我

皇清國初之臣麟麟炳炳尤多濟世安民克奏膚功足

以銘旂常而永帶礪者葢不可勝數也若太子太保大司馬繩武李老公祖其尤彰灼者矣公遼左之巨族也生而英邁不羣博習文武之業氣槩沈雄心思縝密辦事郎署精敏練達

世祖皇帝知其非常器也拔之為僉都御史其風采已著矣迨進職少司馬而籌畫軍旅協贊樞密動中機宜於是人皆知其經濟之才遂推總督三省奉命而往三省帖然寧謐迨荆楚多事移任荆楚卒以勞

瘁而須賢郎以公所為奏議授余讀之令為之序余不禁嗚咽而太息也公之事
世祖皇帝也與余同時余時為諫議為副憲總憲每廷推廷議未嘗不服公之議論侃爽識鑒明决節制三省適當兵革之後民多失業榆園曹濮西山一帶盜賊窟穴河患水決下民昏墊苞苴積習洗濯難清公用勦用撫無不蕩平糾參貪婪剪除大憝如方大猷王昌印等非公莫能除其害也伊時三省之民如安於衽席之上

及其在楚正當撻伐滇黔征討姚黃公控扼關隘儹運糧儲選將練兵遂致蕩平海寇之變明安將軍舳艫東下救援金陵公安湖湘使風鶴不驚預備船隻真不啻神運鬼輸而且捐借戰馬以為水陸兼制之勢是以滅此朝食克奏敉寧公之功洵大矣哉雖然此猶以功言也至其乃心

王室凡有水旱災傷必痛切陳奏不但為民請命也其懇懇懇懇篤棐之衷願

朝廷之上時存創業艱難之心以為祈天永命之本惟恐其好大倦勤也故憂
聖危明而言之即唐之宋廣平宋之李文靖不能過也此真大臣之用心而時或致無識者之誹議公固不暇計矣年方壯盛身騎箕尾猶以父柩未葬母老弗侍為痛其至性廹切溢於毫楮可謂忠孝克全者哉詩云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公之謂也使天假之年而久

鎮方州或内授衡宰其為
社稷倚毗霖雨蒼生詎可涯量乎公之應傳入名臣無
疑也余與公夙昔相交及公之弟塞公亦公輔材也故
備述之以為他日信史之徵

袁了凡先生農書序

自井田之法廢後世治民者務為因循之政其一切耕
耨種植蓄洩灌溉之宜舀焉不講惟聽民之自為而已
幸雨暘時若征歛無暴則民生獲安不幸水旱游至歲

比不登為之上者又不思所以寛之之術盜賊患作殺伐用興民生凋獘而國家因之以蠱壊矣此農田水利所以不可不亟講也余嘗考諸禹貢雍冀厥壤黄白號為上中而其後産薄民困荆揚厥土塗泥號為中下而其後産美民饒豈非三代以後東南之水利日興西北之水利不修之故與衮了凡先生高才博學有志先王之道其農書一册作於令寳坻時凡所以教民耕耨種植之法甚備而其水利蓄洩灌漑之制尤慇慇焉嗚呼

此井田遺意通其變而善用之可使家給人足非迂遠而濶於事情也兵馬指揮張完修特表而出之付諸梨棗吾謂是書區畫詳密可造天下後世生民之福而施之西北為尤急欲復三代純王之政者必奉之以為權輿則張子汲汲復古之心附著於篇與了凡先生當日康濟之心並存於天壤矣

紀元圃蜀南治畧序

保陽山水秀麗風氣凝結自古多重名節之士近代如

劉靜修楊椒山尤為奇傑而江村之鹿太常容城之孫鍾元或出或處學有淵源余皆心慕之若余同譜紀元圃先生則又今人而古處者蓋自其初登鄉薦相遇於燕邸與之言時務洞中肯綮如汪汪千頃懸河傾瀉而不竭也論古人則黑白判然如明鏡當空而妍媸畢照也迨試之以吏事在浙而浙治在蜀而蜀治左之右之無所不宜士民愛戴如父母兼師保元圃之言曰會稽繁華之地也人習其羶吾以淡心處之蜀南荒殘地也人

厭其冷吾以熱心處之吾非有治績之可見也惟勉盡其心耳爰彙其在蜀南申詳移會條告議讞之類共爲一册示余余讀之竟篇知元圃之爲治以實心行實政而荒殘凋瘵之區頓有文明龐厚之象非其學之有本師友切磋卓然自立焉能不以遠近易慮而體國憂民若是今元圃再補憲副矣海岱惟青州其民濶達多匿智太史公言之其所以治之者又必有道也敦禮讓厚風俗勿使小加大賤淩貴此今日急務敷布以漸王元

美詎㟁美於前哉吾且執此卷以待海岱之治譜

張玉甲青齊政畧序

賈子曰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嚮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吏者天工人代何可目之以俗正以其所急者在簿書筐篋徵發期會而於先王教養之大端無所涉焉故耳然又有習為文具鋪張壘砌如所謂下車條約者塗飾一時之耳目雖其文義若有可觀而無勤勤懇懇之誠意寓於其中君子不貴也大抵學者諷詠載籍

每好談王道罕權術及至授之以千里之寄委之以元元之命則又委蛇遷就失其所守甚而武健嚴酷刻轢鈎距以為勝其任而愉快失之逾速矣惟玉甲張老年翁學有本原志在利濟受命於

天子觀察青齊入境之後其所規畫設施皆有成竹於胷中而次第布之故觀其惇本善俗六條則已知為治之大端矣其餘禁火耗禁賭博禁差役禁僭侈息詞訟修城隍儲倉廒建社塾凡一切惠民之政條分縷悉無

不備舉而於禁止巫師僧尼邪教尤不啻三致意焉蓋世人怵於禍福之說每遇蔥嶺之徒雖心知其非是多方假借望浮屠而膜拜以助之燄而益之波若異教繁興白蓮無為等邪說暴行往往釀成大患是以政畧於此直欲拔本塞源本先王仁義之道革其浸淫舊染之汚蓋非深於洛閩之旨而具昌黎之識者不能確然不惑如此也昔班固傳循吏謂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兒寬居官可紀以經術潤飾吏事由今觀之豈但潤

飾而已哉玉甲通籍既久所在聲迹俱著督學江南而士氣興建臬川南而頑梗化今又見之於青齊泱泱大國之間去稂莠長嘉禾型仁講讓教養備矣余昔與玉甲論學於京師玉甲謂立身行道惟在孝經一卷時則心識其言今余檢方林下無補於時而玉甲以其所學實實見之政事不振風俗又安東夏不負聖天子任使之意由是而躋位九卿躡文石之陛坐雲臺之下與海內耆宿名儒講求三代以來所以統羣類

而一方畧者亦必有其具矣孰謂王道不可行於後世也

河防芻議序

自黃河趨於東南而漕運資之以為利故昔人有言歳漕四百萬石非藉黃不能浮舟於是言治河者即治漕亦在其中乃修築方完潰決立告費水衡數百萬金錢罔克奏績不惟生民昏墊即漕艘亦有梗阻之患此聖天子所以側席殷憂特遣重臣廵視而簡選才猷之

鴻碩者往任其事也今江南按察使崔子惕菴曾任滎陽令歷淮安郡丞改理河務遷四明太守特舉河道監司於是有河防芻議一書自丙辰之春寄置案頭問序於余余方養疴林下兀坐高齋數年來不出戶庭何知河事顧聞高寶清桃諸邑時有懷山襄陵之厄田廬陷沒室家仳傜老幼婦子幾盡化為魚鼈則不禁心怦怦然惄焉如擣乃披覽河之全圖暨黃淮交會圖及其條議五十則或問二十五條知其身親目覩手口卒瘏日

與河上之勞人瘁吏斟酌籌畫而苦心以出之非揣摩嘗試之見可得而比也昔神禹治水疏瀹決排而已今則疏濬之外必以塞為要法蓋不塞則漫衍於上不疏則壅滞於下也故篇内云在上流則塞之使歸故道不致中潰而來在下流則濬之使歸故道得以順流而去又云黄河自西北而來至清口出雲梯關入海淮水自西南而來至清口出雲梯關入海二水並行清以制濁水行河底海口自深則黄河南北兩岸自無潰決此故

道也亦舊制也善哉言乎蓋巳無剩義巳夫河之利害大矣神禹之功不可復見武帝築宮宣防猶有勞心之遺意彼賈讓放河使北入海固厲民之妄言而李仲昌穿六塔渠竟無成功亦庸人之淺見惟故明之潘季馴李化龍諳習河道疏塞兼施雖不敢比績平成亦庶幾安瀾無恙者矣今惕菴所著殆與季馴化龍相表裏坐而言之起而可見之行事居河道之職任者得是書而寶之奉為指南車其於國計民生端有攸賴治法得治

人而行河漕其永無患乎

理邢末議序

邢與余鄉接壤漢為襄國春秋時齊桓公起而定之遷於夷儀傳曰邢遷如歸然後知弱小僻阻之邦猶必待其人而後治況今為馮翊近地在天子畿内車書繹絡之衝哉我

朝定鼎之十三年始命閩晉安長源蕭君李是邦夫李雖佐郡位在郡司馬别駕下然獨持風紀為臺憲紀綱

之寄下以師帥其僚屬凡官評之臧否吏治之得失李得上之督撫按督撫按撫以入告黜陟之郡有大獄大政諸司不能決者下於李而始平諸豪猾不軌胥吏之虎而翼以暨閭里惡少年椎埋弄丸李得摘發峻治之而讞其牘於憲任綦重也自蕭君李邢後予鄉之人士有事輦轂者咸告予曰邢獄平矣邢政修矣邢之大奸大蠹除大猾去而牟鼠息枹鼓卧矣予心韙之乃未幾以循績報最召之内廷入都門出所為理邢末議四册

授予則三年中文移案牘俱在予讀未竟愈信夫君之得此聲固有所致而然也按邢故煩劇四方輪蹄趾相錯又密邇山左右自明季多伏莽我

朝以近畿地養豐沛禁旅廢屯衛牧地以給諸失業諸失業者爭而土著虎踞之訟牒十餘年不休昔之李官綜理大綱而今則屬邑之刑名庶獄之贖鍰皆責成之載在令甲是邢故難治而今之邢尤難治矣今觀牘中所載批郤導窾條舉目張發於言見於施行其他讞獄

平允輕重出入各恊於情而麗於法何其左宜右有毫無棘手也夫國家用人當用湛於經術宏深通博而又智意開張無膠柱束濕之患庶克有濟方君讀書時閉戶研精掩卷有得一旦試之携取逢源是故學術者吏治之本也吏治者風俗之本也讀是編者其亦思蕭君之吏治出於學術即由是為

天子之大臣無難豈但比於古之循卓而已哉

王鹿萍服官十要序

作吏自古難之嘗讀元次山道州諸作及高達夫封邱縣詩未嘗不掩卷太息也況在今日瘡痍未起鴻羽甫集自非得學道愛人者撫而治之其能免於美錦學製之譏乎博陵王鹿泙少為名家子嘗從學於趙儕鶴先生博洽多聞不屑屑於溫飽蓋其於立身行已之大端講之有素矣余於桑梓間每艷稱以為善士茲且筮仕望江以服官十要質之於余余曰服官者之不知其要也久矣彼其所謂要者肥身家飽妻子誇耀閭里廣置

田宅以蠹役為腹心以鑽營為捷徑因之以希顯榮膴仕者有矣然蹢足喪鼎而為世所姍笑者亦往往不乏也曷若清慎自厲身名俱泰之為坦途哉王子之所謂要者如是是即服官者之指南也聖天子試理人之策執此以往可矣

勸民緒言序

一邑之令長即古諸侯也得其人而邑治矣然治之無其道則怠廢焉而不治即勤勤焉而亦不治縱弛焉而

不治即督責焉而亦不治蓋為政之道莫先於教誡而教誡之道尤當根心以出之因俗以理之諄諄焉如父母之訓其子師長之詔其弟使民欣然皆有樂於為善之心而無甘於不肖之意間有不率而後濟之以刑則人服而不怨此子羔之所以感刖人武侯之所以服李平也近代以來賦役繁而刑獄滋饑寒迫而奸偽出為長吏者日惴惴以獲免於罪戾為幸奚暇復以教民為事且念及於教之必以其道哉邑侯邵君子昆昔令臨

淄曾著勸民緒言一册移風易俗厥有成效矣今改授鄗南下車未幾即以孝弟急公息訟止奸防盜數大端布告閭里此猶名醫診脉立方皆其嘗試而已驗者而要之古循吏所以教誡斯民之道實亦不外於此矣書曰學古入官卲侯之學蓋有源本者也以學為治治故不同倘由此而力本崇儉以裕之絃誦仁讓以漸之將輓近之風不崇朝而可底於淳樸之化又何衝瘠之難治而報最之無期哉

章邑侯顲災錄序

水旱災傷雖曰五行之沴氣乎然亦人事之未善有以召致之也以人事召致者還以人事補救之是不能無望於良有司易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號咷者疾痛求援之情笑者疾痛既去而不勝欣喜之至也戊申之歲春夏不雨既而地震大雨連旬不止水大至冀青兗荊揚罔不被水者於是

聖天子惻然憫之廼乘鸞輅駕蒼龍翠華雷動斿旂電

轉過阪泉之野歷堯母之墟瞻恒嶽幸鎮州親見北方諸侯進連率大臣詢民生疾苦知水災異常蠲免額賦以拯恤遺黎維我栢邑得與斯恩膏廣沛之澤時令斯邑者莱山章公也先是七月初七初八四五晝夜雨若河漢傾注城以外平地水高丈餘黑風白浪蛟龍怒舞人結巢於木杪繫孩幼於欂櫨穀麥在囷者皆付洪流尸骸飄泊而下城以内沈竈産蛙士民登陴而望色若死灰公以身捍禦手操畚鍤曰吾雖不及蘇子瞻之在

彭城然水不退余義與城為存亡投以少牢於是水既入而旋去民則大喜然未盡化為波臣矣民則既喜而復悲悲其不死於水而將死於無食也公曰若勿憂吾為若請命於是以水災十分請其言真切沈痛洒淚而繪鄭圖矣大中丞甘公踏勘至槐亭慰公曰若言不謬吾為若請命於是大司農以例應免十分之三奏聞

天子曰畿南吾股肱郡其盡免康熙柒年田租部檄至邑大張告示民則又大喜過望然邑當九省通衢賦既

免廪給供科無可措兵漕候核算畢乃調補公計無出

至典衣負債支應郵符民則既喜而復悲且曰奈何令

我公苦如是䰠子聞之曰邑之被災天也他邑之民被

災而至於流離死亡玆邑之民無之災而能以人事補

救之公之力也近世有司好隱匿災傷利於催科以求

贏羨公不忍為也即免租一歲矣驛站緊急追呼以濟

然眉亦可以告無罪於地方公又不忍為也有大德於

邑之民無德色公因邑之民以致朝夕饘粥不能自給

無怨色公則誠賢父母矣而我邑之人尸而祝之者寧後於畏壘之民也邑諸士民進而告公曰公為民請命其事不可以不傳其文不可以不紀父將以語之子兄將以語之弟且以語後世子若孫其勿忘兹日永戴我

聖天子之德與賢父母之惠也於是乎捐資以刻斯録而余樂述其前後以為之序

高雲峯先生殉難實録序

道可以符於獨知而不必出於衆見事可以快於一時

而無不傳於千秋此天理之極而人心之公也若雲峯高公甲申殉難一事葢炳炳乎可以照汗青而光簡冊矣昔余於

世祖章皇帝時曾上褒録幽忠一疏若倪元璐等二十餘人皆蒙華衮至今海内誦

朝廷美政其於廉頑厲懦不為無助然彼時未聞有雲峯高公也逮同邑谷子席之出顯忠一集余乃知雲峯殉難之事葢其死之事甚奇而其從而死者又甚奇奮

身入棺瞑目而逝李繼善賈奭倫等十人同日自縊發火焚毁何其烈也按高公時已七十餘歳矣以懸車高卧之年官守言責俱無所繫即遯跡韜晦可以自全而率其家僕及所屬官決絶不顧者誠以受恩深重國破君死以身殉之不忍見流寇鴟張愧天下之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然吾聞公自髫年讀書耄而好學練習國家事務知綱常大義又所著有一化元宗書深明性命之理其死也見之真守之定無所顧戀宜已乃繼

善諸人何為者昔田横齊壯士耳義不臣漢自刎而死
其徒五百人在島中聞之皆死論者謂其素得人心若
公者非忠義之氣久浸於及門之心何以令十餘人同
日甘投煙爐耶故雲峯之殉身者心國家之心李繼善
等之殉身者心雲峯之心也獨知而已何必衆見自快
而已矣問千秋然而天理人心顧可泯哉今公死且二
十餘年矣丹心成灰藏血化碧枯骨歸於馬鬣忠魂鬱
於荒阡上谷張茂才旣為之作傳谷子席之復問序於

余余泚筆述其殉難之意以見其可傳而余昔年裒録幽忠之疏有所未盡職司銀管者採錄不可以不急也若其生平懿蹟則自有本傳在

畿輔人物志序

畿輔人物志者退谷孫先生所以誌畿輔之才也先生以諫議名臣直聲聞於天下後復晉位少宰衡量羣品天下之士風走響應莫不稱為一世龍門今旣急流勇退侶樵牧而癖烟霞矣猶然惓惓不忘著書何居嗚呼

於此見先生之志也嘗聞古之君子得時則尊主庇民功業敝於天壤不得志亦必著書名山以嘉惠後學若夫灰心槁形自命曠達有道者弗居焉先生生長京師幼習宗廟百官之美富炙彼都人士之光儀而又仕宦省闥與海内賢人君子有椒蘭之契其出處顯晦多所閱歴若其水火黨錮之禍又嘗痛心疾首於鉛槧覩記之間故以四朝人物志天下之人才而復以畿輔志燕趙之人才揚其善而不及其惡舉其大而不綴其細無

善可稱者雖宰執不錄有節可紀者雖匹夫不遺茲何心哉夫論天下古今之事者在乎識識正斯義正義正則是非取舍無不正無愛憎之偏頗無賢愚之顛倒無事跡之損益無遠近之棄忽此皆於義乎取之也先生既以嚴氣正性自治其身其於人物之進退一以是折衷之凡所表揚褒著皆忠孝大節經術文學非是義也不列姱修人才若此可謂渢渢乎盛哉余嘗讀司馬遷史記至西山作歌燕市擊筑樂毅報書虞卿棄印諸如

此類未嘗不掩卷而泣乃知古燕趙多悲歌慷慨之士本為天性所近地居東北為陰陽風雨之會左滄海而右太行山川激宕鬱為人物者代有英靈不可銷歇今觀志中所載碩彥奇士比肩接踵亦何遜於古人也後之讀是書者典型未遠景行不怠即其義以測先生之志其亦可以翼史而賛經矣若夫織輔一代人物即繫明室一代之盛衰諸君子序之退谷先生自序之詳矣余何庸復贅

重修廣平府志序

書紀禹貢詩列國風山川土田風俗人物固已見其大槩矣自編年變為紀傳表志後世史家遵用之志即郡縣之史也然史之善者稱馬遷班固陳壽歐陽修諸家而郡縣之志未有為文人所膾炙者何其地陋隘其事瑣尾其品行駿偉者不過數人其文章卓犖者不踰數篇即有龍門之高才扶風之家學据摭網羅終無以與於瑰瑋奇麗之觀已故不登五岳不知羣山之卑也不

觀四瀆不知衆流之渺也不游蓬萊道山册府芸香不知金匱石室之珍儲鸞臺鳳閣之故實也然則為郡縣之志者不亦難乎乃今廣平郡志告成蓋三長俱備而五難不足為詬病矣廣平名郡也天文上應昴畢辰星斗樞地勢北通燕涿南接衛鄭山則聰紫紅妻水則漳滏洺沙風氣廻環墳壤沃饒洵河朔間一都會哉乃舊志相沿一百三十年未經再修缺有間矣維太守石友沇公師帥敷化大雅在躬觀察進也潘公蘊藉宏深風

標朗峻下車以來即欲蒐采成一家言垂光琬琰適有
內閣衛公之條議撫軍金公之憲檄遂造隨叔申太史
之廬而請焉曰非先生椽筆無以謀不朽太史亦遂降
心以從曰余嘗珥筆金華殿中矣纂述之勞又烏可以
辭於是掩關却掃筆削鋪叙始於乙卯之冬迄於丙辰
之春未百日而畢厥役其間總較者則大司空公冶諸
公參訂者則左轄襄璞諸公捐刊同閱者則郡丞瑞生
賓揚諸公書既成矣石友使君遣一介之僕問叙於余

余焚香誦之繼之以膏見其贍而有要詳而有體自星野沿革暨災祥禨志共二十卷而古今典制興革地方人物勝蹟天道地勢人事之本末備矣告竣雖以百日繙閱取之廿一史歷有三載此龍門扶風之遺意可為龔黃元會之指南也豈不盛哉抑余因之有所感矣國家幅員廣闊包容無外而根本在於畿輔畿輔近郊多入公侯釆地賦稅所出根本又在於趙魏廣平趙都也距邯鄲兩舍耳咽喉所屬似平而險當戰國之時秦人

鷹揚虎視日肆呑噬惟趙與之抗衡秦終不能有加於趙唐之河朔藩鎮蟠結桀驁不可控制昭義横亘其中卒破朱滔救魏博而定其亂則以洺磁邢三州為之盡力也貝當滄瀛之衝亦為重鎮今軍興未已轉輸糧餉且為漢之關中河内矣歲多水災民寡蓄積煦嫗而休養之俾不至瘡痏而奮其忠孝之氣以作干城賢使君明府之心亦此地父老子弟之望也敢因弁語而併及之以附於諸叙之後塵云爾

重修南和縣志序

日東月西陰陽之禪代往來而不已也前聖後賢人物之英靈生毓而不竭也匪文人纂組之則天地無色矣故曰域中有三大而史官居一焉邑之志即邑之史也黄帝分天下萬區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之邑即古之國也國而可無史乎此志之不可不作也南和在天文昴星分野自漢唐以來為邢州封域之内夫其西眺太行北倚嵦嵍大陸在其東洺水經其南洵

勝地也自古名賢指不勝屈而鐵骨氷心為有唐賢相第一人者莫過宋文貞公其後則明之李載心白華池朱和陽諸公後先颷起語曰人傑地靈地固以人靈哉舊有志書殘鈌已甚邑人咸欲修之而未有首其事者丙午之秋余以假請告至里故人周子茗柯以咏邑之十二景示余余走筆和之移書茗柯謂可以補邑志之所未備會郡丞千峯王公邑令德符章公言之文宗虎臣蔣公文宗大為嘉嘆曰今人一行作吏據三尺案日

事皷朴午夜猶持籌計錙銖耗羨而乃以載籍為重以儒術潤飾吏治此兒寬黃霸之遺也吾聞周子茗柯雖邑諸生哉其人熟於左國班馬有史材盍以幣先之茗柯拜受惶切不敢辭乃挈同事諸子網羅遺失搜葺碑版咿唔筆削晨夜不敢休息數月告竣不縟不繁有典有則燦乎其如雲錦之章也釐然其如綱目之紀也事皆詳盡而考核期必當人皆賢哲而去取無所阿豈不卓爾大雅彬彬史筆哉書既成上文宗蔣公公竒之忘

分與談曰子誠才士勉旃自愛且嘉郡丞邑令之用心懇懇徵良吏之一斑也茗柯至都索余文以序余昨厠黄扉之側讀秦撫所進陝西通志竊嘆其多識舊典寓意勸懲有古大臣之風今兹志書之成一舉而數善備焉則他邑之志聞風而修舉者尚未艾也是寧特一邑之美哉

重修晉州志序

晉州古鼓子國漢魏為下曲陽元中統間乃改今名蓋

真定東隅之重地也舊志云鼓山聳翠滹水環清背倚
恒嶽肘扼陸川亦可見形勝之大槩矣而或者曰晋地
極目平沙絶無蒼巖白石參差掩映足供流覽所謂左
接瀛海右擁太行俱非肘腋間物徒虛語耳是殆不然
聞之青烏家言山巒之秀脉落平陽達人曠觀俯視寰
宇九點煙耳名山大川何必居籬落間乃為已物余為
諸生時曽入州境見其民物熙洽風俗淳厚桑麻遍野
絃誦有聲心羡之以為一變至道此地其庶幾也歟迨

鼎革以來閭地漸瘠民漸困探丸者刼人於萑苻衿佩者發咏於苕華則又不勝慨歎安得良有司綏乂之以復昔日之盛也乎會州大夫思蓼郭公來守是邦拮据二載以子視民以禮育士政清人和百務畢舉因奉撫軍諸司憲檄修輯志書乃聘諸生關永清等編次採訪學正程思恭鄉紳紀澐等參訂考較大夫則修飾潤色斟酌損益期於至當書成問序於余余讀而善之葢志即一方之史也史才甚難唐劉知幾謂有三長五不可

而又云學才識世罕兼之故史才少今觀志中有綱有目分為十卷體裁較然而每款有引有斷備規勸焉安饒武三邑例有聯轄聽其另修不相混淆見統屬焉職官師長功德可紀者褒其大槩恕其疵瑕書善長而惡惡短存厚道焉科目仕宦孝義節烈有關風化核諸典紀詢諸父老確實無私示鼓勵焉藝文惟擇其有裨於治理者經制則取其有切民瘼者而道釋二途原屬異端非王化之所尚附諸簡末以寓存而不論之意豈不

三長之咸具也乎余因是而思古今治天下之大要吏治與人才而已矣有吏治而人才愈盛有人才而吏治愈淳此廟堂所宜慇慇加意也即如晉之人才指不勝屈而唐之鄭國明之恒山尤為表表者然鄭國受業於河汾恒山授徒於書院其學皆有所本矣學而後吏為良吏儒為真儒可以為州郡之父母亦可以為天子之大臣匪是則以寇萊公之功業尚有不學無術之譏然則學可以不勉乎哉州大夫之亟亟於修志也仕而優

則學之大指亦所以化此州之士與氓共沐浴於先哲先民流風餘韻而徐求所為一變至道者豈僅操觚染翰鋪張纂組以應編摩之故事而已耶夫以其學為志一州之書規模已遠大如此若進而登天禄奎章之閣睹金匱石室之藏又何難揚扢耿光大烈繼龍門扶風之軌迹也余故樂述而為之弁其端

新鄉縣志序

蓋聞天道無常故星日有薄蝕之變地勢至厚而陵谷

有遷移之時然其間斡旋轉運俾三辰不失其次河岳咸循其紀則在乎人事之修舉而已人事修舉責諸君相而史臣之職實為之龜鑑故曰域中有三大曰天曰君曰史官此非虛言也史在於朝則為一代之書史在於邑則為一代之志志顧不重哉新鄉古邶鄘地殷先王之膏澤沐浴最深其後雖染於妹土而保乂之化肇自孟侯殆與伊洛豐鎬同其熙洽其析汲獲嘉二邑地置新鄉則創於隋累代因之山川形勢左孟門而右太

行人民風俗勤播種而尚孝弟洵河朔要區哉前志雖有可觀喪亂之後因革固已不同名公碩人之懿行騷人文士之纂述更多未備適大中丞膠侯賈公持節豫州檄州縣各修厥志新鄉之志則請於許傅巖先生曰先生操觚司海內文衡久矣若然藜天禄之閣則當上繼龍門扶風助是非賞罰之權茲一邑之志聊攄所懷其鄧林之一枝而崑山之片玉也歟先生曰是役也余不可以辭於是含毫吮墨纂要鈎深詢諸故老之傳聞

與夫貞珉之鎸刻且旁採博蒐自經史以及諸子百家里歌巷謡凡有關涉莫不掊摭網羅無所佚替至於恒星分野七政東行之說則又與余投書辨論而先生獨得其精微然則雖一邑之志君子觀之以為有良史之才焉余故樂為述而序之俾後之覽者知夫一邑之中亦有天地古今之變恢弘瑰偉之觀若夫斡旋轉運安民阜物必有待於邑之良有司與鄉之耆德而好學者此物此志也夫

重修寧昌縣學宫序

聞之古者奠先師於學而無廟其後廟事之而無學自有宋以來迺令天下皆得立學奠孔子其中如古盖自都邑郡縣以至荒徼遐塞莫不喁喁向風而有嚴有翼也嗚呼盛矣雖然古之所以為教者其法甚詳智仁聖義忠和其德也孝友睦婣任恤其行也禮樂射御書數其藝也而又有言偽行僻之禁俟明撻記之條是以磨礱濯淬漸漬日久有以聰明天下之耳目而成其材今之所為學者吾知之矣俎豆籩篚鐏

爵簠簋之屬歲時春秋稍稍陳設一二廣文先生兀兀苜蓿齋中嘆無氊而歌飯不足即為之弟子且有不謀其面者矣又況長吏者以錢穀刑名為要簿書期會為急以飾廚傳工傴僂為能凡進德修業執經問難之事何啻秦越人之各異其志哉教化衰息未有甚於此時者已再郁趙老父母令瘿陶之三年桴鼓不鳴鴻雁來歸頌聲交作雖魯恭之於中牟陳球之於繁陽未之過也顧兵燹之餘泮宮傾圮鞠為茂草公過之而喟然曰是長吏之責乎乃倡義捐俸庀材鳩工而

寧之紳士亦莫不拮据以趨不費民間一粒一錢數月告竣自殿廡齋廊以及門壁庖湢莫不煥然藻然公進廣文先生諸弟子而告之曰余之為此舉也豈徒美耳目之觀耶爾寧昌固甲第淵藪自有明迄

大清以來或狀元宰相或九卿侍從其餘部寺方面魁名傑出者指不勝屈在恒陽為文獻之邦矣此皆學之所成之材也夫以恒郡幅員之大而寧昌所成之材獨優如此則古之所以為教之法其必有不盡淹沒者矣今日者煌

煌駿奔余將與廣文弟子勉其不逮以供從事於磨礱濯淬之方也敢謂非長吏之急務而弗盡厥心諸士其勉之矣蓋公之言如此余邑去寧昌密邇沐公河潤之化有素新孝廉馮爾吉公所拔士也請為文以叙余故述其顛末以見公修學之意將以成士子之材而復於古且以為後之教瓔陶與瓔陶士人之學於此者勸也

任子家乘序

余昔驅車過濟上即聞古春秋孔門任子祀於茲土未

嘗不曠世相感徘徊不能去云時值戎馬怱遽弗獲瞻拜至今以為遺憾間讀史記孔子弟子列傳身通六藝者七十七人皆異能之士也而任子之名在焉字選鄭氏曰楚人顧其言語行事不見於四子之書而家傳所載則從夫子講學於洙泗之上讀書嶧山周流列國唐封任城伯宋加嘗陽侯明稱先賢任子從祀廟庭由春秋以來至於今七十五代矣夫漢闕唐陵化為冷風烟草者何限即自黄帝分别姓氏以來宗族支派淹没不

知源流者甚多而任子之世系分明若此豈非賢者之盛德食報久而彌彰耶然由今七十五世以至於百世千世吾知廟祀血食與天地並久終不可絶何者孔子之澤萬世不斬則任子之澤亦萬世不斬也或曰任子之言語文章既不槩見則學者稱述之疑於過情余則以為不然夫聖門曾子子思著書立說傳道後世而顔子以喟然數語發明至理稱為亞聖七十子之徒當時亦各有言語文章秦火之後漫滅散失不復紀載徒今

人想慕其穆如清風之德則亦不幸而不傳不得與子游子夏諸賢使後人咏嘆諷味其書也然即不傳亦何遜焉後裔南石學邃才敏與家弟辯若同登辛丑科進士甚契持家乘示余徵言為序余自甲子以來矢志願學曾作聖學知統以發明大中至正之傳而終以未得親炙先賢為歉讀任子家乘如見任子見任子因此見孔子矣司馬遷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竊嚮往之愚悲世之人往來玆地者不能涓潔藻修

登先賢之堂思先賢之德而徒留連於李青蓮飲酒歌笑之樓也其亦不知所重矣南石兄其敬守先祀以勿忘先聖之教也余懸車後將登泰山趨闕里觀先聖之祭器車服並登任子之祠而瓣香下拜焉南石兄其待我於濟水之上乎